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今古奇觀 第七十八卷 兩納聘方成秦與晉

文士既多價鼎，佳人亦有虛名。求凰未解綺琴聲，那得相如輕信。選婿固非容易，擇妻更費推評。閨中果係女長卿，一笑何妨面訂。右調《西江月》從來夫婦配合，百年大事。雖有美妾，不如美妻；雖有多才之妾，不如多才之妻。但娶妾的容你自選，容你面試，娶妻的卻不容你自選，不容你面試，止憑著媒婆之口。往往說得麗似王嬙、豔如西子，及至娶來，容貌竟是平常；說得敏如道韞、慧似班姬，及至娶來，胸中竟是無有。只為天下有這一等名過其實、虛擅佳人聲譽的，便使真正佳人反令人疑他未必是佳人。譬如真正才子被冒名的混亂了，反令人疑他未必是才子。這豈不是極天冤枉！如今待在下說個不打誑語的媒人，不怕面試的妻子，自己不能擇婿有人代他擇婿的婦翁，始初被人冒名、終能自顯其名的女婿與眾官聽。

話說南宋高宗時，浙江臨安府富陽縣，有個員外，姓隨名育寶，號珠川，是本縣一個財主。生一女兒，小字瑤姿，儀容美麗，姿性聰明，拈針刺繡，作賦吟詩，無所不妙。他的女工是母親郝氏教的。他的文墨卻是母舅郝樂教的。那郝樂號少伯，做秀才時曾在姐夫家處館，教女甥讀書。後來中了進士，官授翰林承旨，因見國步艱難，仕途危險，便去官歸家，絕意仕進。他也生一女，名喚嬌枝，年紀與瑤姿差不多，只是才貌一些不及。兩個小姐到一二歲時，俱不幸母親死了。再過了兩三年，已是五歲，卻都未有姻事。郝公對珠川道：「小女不過中人之姿，容易擇配。若我那甥女姿才蓋世，須得天下有名才子方配得他。我聞福建閩縣有個少年舉人，叫做何嗣薪，是當今第一個名士。因自負其才，要尋個與他一樣有才的佳人為配，至今尚未婚娶。惜我不曾識荆，未知可能名稱其實。我想臨安府城乃帝都之地，人物聚會。況來年是會試之年，各省舉子多有先期赴京者。我欲親到臨安，訪求才俊，替甥女尋個佳偶，姊丈意下如何？」珠川道：「若得如此，極感大德。我是個不在行文墨的人，擇婿一事須得老舅主張方妙。」說罷，便去女兒頭上取下一支金鳳釵來，遞與郝公，道：「老舅若有看得入眼的，便替我受了聘。這件東西便作回聘之敬。」郝公收了鳳釵，說道：「既承見托，若有快婿，我竟聘定，然後奉復了。但甥女平日的製作，也須多付幾篇與我帶去。」珠川便教女兒將一卷詩稿送與母舅收了。當下郝公別過珠川，即日起身望臨安來。正是：

良臣擇主而事，良禽擇木而棲。

須知為女求婿，亦如為子求妻。

郝公來到臨安，作寓於靈隱寺中。寺裡有個僧官，法名雲間，見郝公是個鄉紳，便慇懃接待，朝夕趨陪。一日，郝公與僧官閒話，偶見他手中所攜詩扇甚佳。取過來看時，上面寫著七言律詩一首，是賀他做僧官的詩。其詩曰：

華蓋重重貴有加，宰官即現比丘家。

青蓮香裡開朝署，紫竹叢中坐晚衙。

泛海曇摩何足羨，愛山支遁未堪誇。

空門亦有河陽令，閒看庭前兩好花。

後面寫著「右賀雲間上人為僧官，錢塘宗坦題」。郝公看了大贊道：「此詩詞意清新，妙在句句是官，又句句是僧。真乃才子之筆。我兩日到西湖閒步，那一處酒樓茶館沒有遊客題詞？」

就是這靈隱寺中各處壁上，也多有時人題詠。卻未曾有一篇當意的。不想今日在扇頭見此一首絕妙好詩。不但詩好，只這一筆草書也寫得龍蛇飛舞。我問你，這宗坦是何等樣人？」

僧官道：「是錢塘一個少年秀才，表字宗山明。」郝公道：「可請他來一會。」僧官道：「他常到寺中來的。等他來時，當引來相見。」

次日，郝公早膳畢，正要同僧官出寺閒行。只見一個少年，飄巾闊服，踱將進來。僧官指道：「這便是宗相公。」郝公忙邀入寓所，敘禮而坐。說起昨日在雲師扇頭得讀佳詠，想慕之極。宗坦動問郝公姓名，僧官從旁代答了。宗坦連忙鞠躬道：「晚生不知老先生在此，未及具刺晉謁。」郝公問他青春幾何，宗坦道：「二〇歲了。」郝公問曾畢姻否，宗坦答說：

「尚未。」郝公又問幾時游庠的，宗坦頓了一頓，方答道：「上年游庠的。」說罷，便覺面色微紅。郝公又提起詩中妙處，與他比論唐律，上下古今，宗坦無甚回言，惟有唯唯而已。郝公問他平日喜讀何書，本朝詩文當推何人為首，宗坦連稱「不敢」，如有羞澀之狀。遷延半晌，作別而去。

郝公對僧官道：「少年有才的往往浮露，今宗生深藏若虛，恂恂如不能語，卻也難得。我有頭親事，要替他做媒。來日面試他一首詩，若再與扇上詩一般，我意便決。」僧官聽了，便暗暗使人報知宗坦。宗坦便托僧官預先套問面試的題目。看官聽說：原來扇上這首詩是宗坦倩人代作的，不是他真筆。那宗坦貌若恂恂，中懷欺詐，平日專會那移假借，哄騙別人。往往抄那人文字，認做自己的，去哄這人；又抄這人文字，認做自己的，去哄那人。所以外邊雖有通名，肚裡實無一字。你道僧官何故與他相好？只為他幼時以龍陽獻媚，僧官也與他有染的。故本非秀才，偏假說他是秀才，替他裝幌，欺誑遠方遊客。

且說郝公那日別過宗坦，在寓無聊，至晚來與僧官下象棋消遣。僧官因問道：「古人有下象棋的詩麼？」郝公笑道：

「象棋尚未見有詩。我明日面試宗生，便以此為題，教他做首來看。」僧官聞言，連忙使人報與宗坦知道。次日宗坦具帖來拜郝公。郝公設酌留飲。飲酒中間說道：「昨偶與雲師對弈，欲作象棋詩一首，敢煩大筆即席一揮何如？」宗坦欣然領諾。

郝公教取文房四寶來。宗坦更不謙讓，援筆寫道：

竹院閒房畫未闌，坐觀兩將各登壇。

關河咫尺雌雄判，壁壘須臾進退難。

車馬幾能常拒守，軍兵轉盼已摧殘。

古來征戰千年事，可作揪枰一局看。

宗坦寫畢，郝公接來看時，只見詩中「壁」字誤寫「璧」字，「摧」字誤寫「推」字，「枰」字誤寫「秤」字。便道：「尊制甚妙。不但詠棋，更得禪門虛空之旨，正切與雲師對奕意。但詩中寫錯幾字，卻是為何？」宗坦踟躕道：「晚生醉筆潦草，故致有誤。」郝公道：「老夫今早也胡亂賦得一首《滿江紅》詞在此請教。」說罷，取出詞箋，遞與宗坦觀看。詞曰：

營列東西，河分南北，兩家勢力相當。各施籌策，誰短又誰長。一樣排成隊伍，盡著你，嚴守邊疆。不旋踵，車馳馬驟，飛炮下長江。逾溝兵更勇，橫衝直搗，步步爭強。看雌雄頓決，轉眼興亡。

彼此相持既畢，殘枰在，松影臨窗。思今古，千場戰鬥，彷彿局中忙。

當下宗坦接詞在手，點頭吟詠，卻把長短句再讀不連牽，又念差了其中幾個字，乃佯推酒醉，對郝公道：「晚生醉了，尊作容袖歸細讀。」言罷，便把詞箋袖著，辭別去了。郝公對僧官道：「前見尊扇上宗生所寫草書甚妙，今日楷書卻甚不濟，與扇上筆跡不同，又多寫了別字。及把拙作與他看，又念出幾個別字來。恐這詩不是他做的。」僧官道：「或者是酒醉之故。」郝公搖頭道：「縱使酒醉，何至便別字連片。」當時有篇文字，諷那寫別字、念別字的可笑處：

先生口授，訛以傳訛。聲音相類，別字遂多。

「也應」則有「野鷹」之差錯，「奇峰」則有「奇風」之揣摩。若乃謄寫之間，又見筆畫之失。「鳥」、「焉」莫辨，「根」、「銀」不白。非訛於聲，乃謬於跡。尤可怪者，字跡本同，疑一作兩，分之不通。

「鞏」為「般」、「革」，「暴」為「曰」、「恭」。斯皆手錄之混淆，更聞口誦之奇絕。不知「毋」之當作「無」，不知

「說」之或作「悅」。「樂」、「樂」罔分，「惡」、「惡」無別。非但「關」之讀「葵」，豈徒「臘」之讀「獵」。至於句不能斷，愈使聽者難堪。既聞「特其柄」之絕倒，又聞「古其風」之笑談。或添五以成六，或減四以為三。顛倒若斯，尚不自覺。

招彼村童，妄居塾學。止可欺負販之小兒，奈何向班門而冒充！

看官你道宗坦這兩首詩都是那個做的？原來就是那福建閩縣少年舉人何嗣薪做的。那何嗣薪表字克傳，幼有神童之名，六歲便舉孝廉隨丁了。艱到九歲春間服滿，薄游臨安，要尋個幽僻寓所讀書靜養，以待來年大比。不肯在寺院中安歇，怕有賓朋酬酢，卻被宗坦接著，留在家中作寓。論起宗坦年紀，倒長何嗣薪一歲，只因見他是個有名舉人，遂拜他為師。嗣薪因此館於宗家，謝絕賓客，吩咐宗坦：「不要說我在這裡。」宗坦正中下懷，喜得央他代筆，更沒一人知覺。

前日扇上詩，就央他做，就央他寫，所以一字不錯，書法甚精。今這詠棋的詩，只央他做了，熟記在胸，雖有底稿藏在袖中，怎好當著郝公之面拿出來對得，故至寫錯別字。

當日宗坦回家，把郝公的詞細細抄錄出來，只說自己做的，去哄嗣薪道：「門生把先生詠棋的詩化作一詞在此。」嗣薪看了，大加稱賞。自此誤認他為能文之徒，常把新詠與他看。宗坦因便抄得新詠絕句三首。一首是讀《小弁》詩有感，兩首是讀《長門賦》漫興。宗坦將這三詩錄在一幅花箋上，寫了自己的名字，印了自己的圖書。過了一日，再到靈隱寺謁見郝公，奉還原詞，就把三詩呈覽。郝公接來，先看那讀《小弁》的一絕道：

天親繫戀淚難收，師傅當年代寫愁。

宜白若能知此意，忍將立己德申侯。

郝公看畢，點頭道：「這詩原不是自己做的，是先生代做的。」

宗坦聽了，不曉得詩中之意是說《小弁》之詩，不是宜白所作，是宜白之傳代作，只道郝公說他，通紅了臉，忙說道：

「這是晚生自做的，並沒甚先生代做。」郝公大笑，且不回信。

再看那讀《長門賦》的二絕，其一日：

情真自可使文真，代賦何堪復代顰。

若必相如能寫怨，《白頭吟》更倩誰人。

其二日：

長門有賦恨偏深，綠鬢何為易此心。

漢帝若知司馬筆，應須責問《白頭吟》。

郝公看罷，笑道：「倩人代筆的不為稀罕，代人作文的亦覺多事。」宗坦聽了，又不曉得二詩之意，一說陳後不必央相如作文，一說相如不當為陳後代筆，又認做郝公說他，一發著急，連忙道：「晚生並不曾倩人代筆，其實都是自做的。」郝公撫掌大笑道：「不是說兄，何消這等著忙。兄若自認了去，是兄自吐其實了。」宗坦情知出丑，滿面羞慚。從此一別，再也不敢到寺中來。正是：

三詩認錯，恰好合著。

今番數言，露盡馬腳。

且說郝公既識破了宗坦，因想：「替他代筆的不知是何人？」

此人才華出眾，我甥女若配得如此一個夫婿也不枉了。」便問僧官道：「那宗坦與甚人相知？替他作詩的是那個？」僧官道：「他的相知甚多，小僧實不曉得。」郝公聽說，心中悶悶，又想到：「此人料也不遠，我只在這裡尋訪便了。」於是連日在臨安城中東游西步，凡遇文人墨客，便冷眼物色。一日，正在街上閒行，猛然想到：「不知宗坦家裡可有西賓否？若有時，一定是他代筆無疑了。我明日去答拜宗坦，就探問這個消息。」

一頭想，一頭走，不覺走到錢塘縣前。只見一簇人擁在縣牆邊，不知看些什麼。郝公也踱將去打一看，原來枷著一個人在那裏。定睛看時，那人不是別人，卻就是宗坦。枷封上寫道：「枷號懷挾童生一名宗坦示眾，限一月放。」原來錢塘知縣為科舉事考試童生，宗坦用傳遞法，復試案上取了第一。到復試之日，傳遞不得，帶了懷挾，當被搜出，枷號示眾。郝公見了，方知他假冒青衫，從前並沒一句實話。正自驚疑，忽有幾個公差從縣門裡奔將出來，忙叫：「開枷釋放犯人，老爺送何相公出來了。」聞看的人都一哄散去。郝公閃在一邊看時，只見一個美少年，儒巾圓領，舉人打扮，與知縣揖讓出門，打躬作別，上轎而去。郝公便喚住一個公差，細問他這是何人。

公差道：「這是福建來的舉人，叫做何嗣薪。那枷號的童生便是他的門人。他現在這童生家處館，故來替他講分上。」郝公聽罷，滿心歡喜。次日即具名帖，問到宗坦家中拜望何嗣薪。

卻說嗣薪向寓宗家，並不接見賓客，亦不通刺官府。只為師生情分，不得已見了知縣。因他名重四方，一曉得他寓所，便有人來尋問他。他懶於酬酢，又見宗坦出丑，深悔誤收不肖之徒，使先生面上無光，不好再住他家，連夜收拾行李，逕往靈隱寺中尋一僻靜僧房安歇去了。郝公到宗家，宗坦害羞，托病不出；及問嗣薪，已不知何往。郝公悵然而返。

至次日，正想要再去尋訪，只見僧官來說道：「昨晚有個福建李秀才也來本寺作寓。」郝公想道：「若是福建人，與何嗣薪同鄉，或者曉得他蹤跡也未可知。我何不去拜他一拜。」便教家僮寫了貼兒，同著僧官來到那李秀才寓所。僧官先進去說了。少頃，李秀才出來，相見敘坐，各道寒暄畢。郝公看那李秀才時，卻與錢塘縣前所見的同鄉一般無二，因問道：

「尊兄貴鄉是福建，有個孝廉何兄諱嗣薪的是同鄉了。」李秀才道：「正是同鄉。友何克傳。」郝公道：「今觀尊容，怎麼與何兄分毫無異？」李秀才道：「老先生幾時曾會何兄來？」郝公便把一向聞名思慕，昨在縣前遇見的緣故說知，又將屢次為宗坦所誑，今要尋訪真正作詩人的心事，一一說了。李秀才避席拱手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晚生便是何嗣薪。只因性好幽靜，心厭應酬，故權隱賤名，避跡於此。不想蒙老先生如此錯愛。」

便也把誤寓宗家，宗坦央他作詩的事，述了一遍。郝公大喜，極口稱贊前詩。嗣薪謝道：「拙詠污目，還求大方教政。」郝公道：「老夫亦有拙作，容當請教。」嗣薪道：「幸得同寓，正好朝夕祇領清誨。但勿使外人得知，恐有酬酢，致妨靜業。」

郝公道：「老夫亦喜靜惡聾，與足下有同志。」便囑付僧官，教他莫說作寓的是何舉人，原只說是李秀才。正是：

童生非矜冒矜，孝廉是舉諱舉。

兩人竊名避名，賢否不同爾許。

當下郝公辭出。嗣薪隨具名刺，到郝公寓所來答拜。敘坐間，郝公取出《滿江紅》詞與嗣薪看了。嗣薪道：「此詞大妙，勝拙詩數倍。但晚生前已見過，宗坦說是他做的，原來卻是尊作。不知他從何處抄來？」郝公笑道：「此人善於撮空，到底自露其丑。」因說起前日看三絕句時不打自招之語，大家笑了一回。嗣薪道：「他恰好抄著譏諷倩筆的詩，也是合當敗露。」郝公道：「尊詠諷長門倩人，極諷得是。金屋貯阿嬌，但以色升，不以才選；若便有自作《長門賦》之才，便是才色雙絕，斷不至於失寵，《長門賦》可以不作矣。」嗣薪道：「能作《白頭吟》，何愁綠鬢婦，欲為司馬之配，必須卓氏之才。」

郝公道：「只可惜文君乃再嫁之女，必須處子如阿嬌，又復有才如卓氏，方稱全美。」嗣薪道：「天下安得有如此全的女郎。」郝公笑道：「如此女郎盡有，或者未得與真正才子相遇耳。」兩個又閒話了半晌，嗣薪起身欲別，郝公取出一卷詩稿，送與嗣薪道：「此是拙詠，可一寓目。」嗣薪接著，回到寓中，就燈下展開細看，卻大半是閨情詩，因想到：「若論他是鄉紳，詩中當有台閣氣；若論他在林下，又當有山林氣。今如何卻似閨秀聲，倒像個女郎做的？」心下好生疑惑。當夜看過半卷，次早起來再看那半卷時，內有《詠蕉扇》一詩云：

一葉輕搖處，微涼出手中。
種來偏喜雨，攏起更宜風。
繡部煩憑遣，香肌暑為空。
新詩隨意譜，何必御溝紅。

嗣薪看了拍手道：「繡閣香肌，御溝紅葉，明明是女郎無疑了。」又見那首詠象棋的《滿江紅》詞也在其內，其題曰「與侍兒綠鬟象戲偶題」。嗣薪大笑道：「原來連這詞也是女郎之筆。」便袖著詩稿逕到郝公寓中，見了郝公，說道：「昨承以詩稿賜讀，真乃琳瑯滿紙。但晚生有一言唐突，這些詩詞恐不是老先生做的。」郝公笑道：「宗坦便請人代筆，難道老夫也請人代筆？」嗣薪道：「據晚生看來，卻像個女郎聲口。」

郝公笑道：「足下大有眼力。其實是一女郎做的。」嗣薪道：

「這女郎是誰？老先生從何處得來？」郝公道：「兄道他才思何如？」嗣薪道：「才思敏妙，《長門賦》、《白頭吟》俱拜下風矣。」

不瞞老先生說，晚生欲得天下才女為配，竊恐今生不復有偶，誰想天下原有這等高才的女郎。」郝公笑道：「我說天下才女盡有，可惜天下才子未能遇之。此女亦欲得天下才子為配，足下若果見賞，老夫便為作伐何如？」嗣薪起身作揖道：「若得玉成，感荷非淺。乞示此女姓名，今在何處？」郝公道：「此女不是別人，就是老夫的甥女。姓隨小字瑤姿，年方二八，儀容窈窕。家姊丈隨珠川，托老夫尋覓快婿，今見足下高才，淑女正合配君子。」嗣薪大喜，便問幾時回見令姊丈，郝公道：

「不消回見他。他既以此事相托，老夫便可主婚受聘。倘蒙足下不棄，便求一聘物為定。老夫自去回覆家姊丈便了。」嗣薪欣然允諾。隨即回寓取出一個美玉琢成的雙魚珮來，要致與郝公作聘，卻又想到：「他既是主婚之人，必須再尋一媒人方好。」正思想間，恰好僧官過來閒話。嗣薪便將此事與僧官說知。僧官笑道：「小僧雖是方外之人，張生配鶯鶯，法本也吃得喜酒，就是小僧作伐何如？」嗣薪道：「如此最妙。」便同僧官到郝公寓中，把雙魚珮呈上。郝公亦即取出金鳳釵來回送嗣薪，對嗣薪道：「這是老夫臨行時，家姊丈交付老夫作回聘之敬的。」嗣薪收了，歡喜無限。正是：

舅翁主婚，甥婿納聘。
金鳳玉魚，一言為定。

郝公既與嗣薪定親，本欲便回富陽，面復姊丈。因貪看西湖景致，還要盤桓幾日，乃先修書一封，差人回報隨員外，自己卻仍寓靈隱寺中，每日出去遊山玩水，早晚得暇，便來與嗣薪評論詩文，商榷今古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嗣薪納聘之後，初時歡喜，繼復展轉尋思道：「那隨小姐的詩詞倘或是舅翁代筆，也像《長門賦》不是阿嬌做的，卻如之奈何？況儀容窈窕，亦得之傳聞。我一時造次，竟未詳審。還須親到那邊訪個確實，才放心得下。」想了一回，次日便來辭別郝公，只說場期尚遠，欲暫回鄉，卻逕密往富陽探訪隨家去了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隨珠川自郝公出門後，凡有來替女兒說親的，一概謝卻，靜候郝公報音。一日，忽有一媒婆來說道：

「有個福建何舉人，要上臨安會試，在此經過，欲娶一妾。他正斷弦，若有門當戶對的，便娶為正室。有表號在這裡。」說罷，取出一幅紅紙來。珠川接來看時，上寫道：「福建閩清縣舉人何自新，號德明，年二□四歲。」珠川便對瑤姿小姐道：

「你舅舅曾說福建何舉人是當今名士，此人姓名正合舅舅所言。我當去拜他一拜。看他人物如何。」小姐含羞不答。珠川竟向媒婆問了何舉人下處，親往投帖，卻值那何自新他出，不曾相見。珠川回到家中，只見侍兒綠鬟迎著說道：「小姐教我對員外說，若何舉人來答拜時，可款留著他，小姐要試他的才學哩。」珠川點頭會意。次日，何自新到隨家答帖。珠川接至堂中，相見敘坐。瑤姿從屏後偷觀，見他相貌俗，舉止浮囂，不像個有名的才子。及聽他與員外敘話，談吐亦甚俚鄙。

三通茶罷，珠川設酌留款，何自新也不□分推辭，就坐著了。

飲酒間問道：「宅上可有西席，請來一會。」珠川道：「學生止有一女，幼時曾請內兄為西席，教習經書。今小女年已長成，西席別去久矣。」何自新道：「女學生只讀四書，未必讀經。」

珠川道：「小女經也讀的。」何自新道：「所讀何經？」珠川道：

「先讀毛詩，其外四經，都次第讀過。」何自新道：「女兒但能讀，恐未必能解。」珠川未及回言，只見綠鬟在屏邊暗暗把手一招，珠川便托故起身，走到屏後。瑤姿附耳低言道：「如此如此。」說了兩遍。珠川牢牢記著，轉身出來，對何自新道：

「小女正為能讀不能解，只毛詩上有幾椿疑惑處，敢煩先生解一解。」何自新問那幾椿，珠川道：「『二南』何以無周、召之言，『邶』、『鄘』何以列《衛風》之外，《風》何以黜楚而存秦，魯何以無《風》而有《頌》，《黍離》何以不登於變《雅》，《商頌》何以不名為《宋風》。先生必明其義，幸賜教之。」何自新思量半晌，無言可對，勉強支吾道：「做舉業的不消解到這個田地。」珠川又道：「小女常說，四書中最易解的莫如《孟子》，卻只第一句見梁惠王，便解說不出了。」何自新笑道：「這有何難解？」珠川道：「小女說，即云不見諸侯，何故又見梁惠王？」何自新面紅語塞。珠川見他侷促，且只把酒來斟勸。原來那何自新因聞媒婆誇獎隨小姐文才，故有意把話來盤問員外，那知反被小姐難倒了。當下見不是頭，即起身告辭。珠川送別了他，回進內室。瑤姿笑道：「此人經書也不曉得，說甚名士？」珠川道：「他既沒才學，如何中了舉人？」瑤姿歎道：「考試無常，虛名難信，大抵如斯。」正是：

盜名欺世，裝喬做勢。
一經考問，胸無半字。

自此瑤姿常與侍兒綠鬟笑話那何自新，說道：「舅舅但慕其虛名，那知他這般有名無實。」忽一日，接到郝公書信一封，並寄到雙魚珮一枚。珠川與瑤姿展書看時，上寫道：

前承以姻事見托，今弟已為姊丈覓得一快婿，即弟向日所言何郎。弟今親炙其人，親讀其文，可謂名下無虛士。以此配我甥女，真不愧雙玉矣。謹先將聘物馳報，餘容歸時晤悉。

瑤姿看畢大驚失色，對父親道：「舅舅是有眼力的，如何這等草率？百年大事，豈可徒信虛名？」珠川道：「書上說親讀其文，或者此人貌陋口訥，胸中卻有文才。」瑤姿道：「經書不解之人，安得有文才？其文一定是假的。舅舅被他哄了。」

說罷，潸然淚下。珠川見女兒心中不願，便修書一封，璧還原聘。即著來人速赴臨安，回覆郝公去了。

且說何嗣薪自在臨安別過郝公，即密至富陽城中，尋訪到隨家門首，早見一個長鬚老者，方巾闊服，背後從人跟著，走入門去。聽得門上人說道：「員外回來了。」嗣薪想道：「隨員外我倒見了，只是小姐如何得見？」正躊躇間，只見鄰家一個小兒，望著隨家側邊一條小巷內走，口中說道：「我到隨家後花園裡閒耍去。」那鄰家的婦人吩咐道：「他家今日有內眷們在園中遊玩，你去不可囉喏。」嗣薪聽了，想道：「這個有些機會。」便隨著那小兒，一逕闖入園中，東張西望。忽聽得遠遠地有女郎笑語之聲。嗣薪慌忙伏在花陰深處，偷眼瞧看。

只見一個青衣小婢，把手向後招著，叫道：「小姐這裡來。」隨後見一女郎走來，年可□五六歲。你道他怎生模樣？

傅粉過濃，涂脂太厚。姿色既非美麗，體態亦甚平常。撲蝶打鶯，難言莊重。穿花折柳，殊欠幽閒。亂蹴弓鞋，有何急事？頻搖綺扇，豈是暑天？侍婢屢呼，怕不似枝吟黃鳥千般媚。雲鬟數整，比不得髻挽巫山一片青。

原來那小姐不是瑤姿，乃郝公之女嬌枝。那日來探望隨家表姊，取便從後園而入，故此園門大開。瑤姿接著，便陪他在花園中閒步。卻因員外呼喚，偶然入內。嬌枝自與小婢彩花撲蝶閒耍。不期被嗣薪窺見，竟錯認是瑤姿小姐。

當下嬌枝閒耍一回，攜著小婢自進去了。嗣薪偷看多時，大失所望。想道：「有才的必有雅致。這般光景，恐內才也未必佳。」

我被郝老誤了也。」又想道：「或者是瑤姿小姐的姊妹，不就是瑤姿也未可知。」正在疑慮，只見那青衣小婢，從花陰裡奔將來，見了嗣薪，驚問道：「你曾拾得一隻花簪麼？」嗣薪道：「甚麼花簪？」小婢道：「我小姐失了頭上花簪，想因折花被花枝摘落了。你這人是那裡來的？若拾得簪兒，可還了我。」嗣薪道：「我不曾見甚花簪。」小婢聽說，回身便走。嗣薪趕上，低聲問道：「我問你，你家小姐可叫做瑤姿麼？」小婢一頭走，一頭應道：「正是嬌枝小姐。」嗣薪又問道：「瑤姿小姐可是會做詩的麼？」小婢遙應道：「嬌枝小姐只略識幾個字，那裡會做詩？」嗣薪聽罷，□分愁悶，快快走出園門。即日離了富陽城，仍回臨安舊寓。心中甚怨郝公見欺，一時做差了事。正是：

媒妁原不錯，兩邊都認差。

只因名字混，弄得眼兒花。

卻說郝公在靈隱寺寓中，聞嗣薪已回舊寓，卻不見他過來相會。正想要去問他，忽然接得隨員外書信一封，並送還原來聘物。郝公見聊物送還，心裡大疑，忙拆書觀看，書上寫道：

接來教，極荷厚愛。但老舅所言何郎，弟近日曾會過。觀其人物，聆其談吐，竊以為有名無實，不足當坦腹之選。小女頗非笑之。此係百年大事，未可造次。望老舅更為裁酌。原聘謹璧還，幸照入不盡。

郝公看罷，吃了一驚，道：「這般一個快婿，如何還不中意？」

我既受了他聘，怎好又去還他？」心中懊惱，自己埋怨道：

「這原是我差。不是我的女兒，原不該喬做主張。」沉吟了半晌，只得去請原媒僧官來，把這話告訴他。僧官道：「便是何相公，兩日也不瞅不睬，好像有甚不樂的光景，不知何故？大約婚姻須要兩願。老翁要選他的聘物，若難於啟齒，待小僧陪去，代為宛轉，何如？」郝公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便袖了雙魚珮，同著僧官，來到嗣薪寓中，相見了，動問道：「足下可曾回鄉？怎生來得恁快？」嗣薪道：「未曾返舍，只到富陽城中去走了一遭。」郝公道：「尊駕到富陽，曾見過家姊丈麼？」嗣薪道：「曾見來。」郝公道：「既見過家姊丈，這頭姻事足下以為何如？」嗣薪沉吟道：「婚姻大事，原非倉卒可定。」郝公道：

「老夫有句不識進退的話，不好說得……」僧官便從旁代說道：

「近日隨老員外有書來，說他家止有一女，要在本處擇婿，不願與遠客聯姻，謹將原聘璧還在此。郝老爺一時主過了婚，不便反悔，故事在兩難。」嗣薪欣然笑道：「這也何難，竟將原聘見還便了。」郝公聽說，便向袖中取出雙魚珮來，遞與嗣薪道：「不是老夫孟浪，只因家姊丈主意不定，前後語言不合，以致老夫失信於足下。」嗣薪接了聘物，便也把金鳳釵取出，送還郝公。正是：

魚珮送還來，鳳釵仍璧去。

和尚做媒人，到底不吉利。

郝公自解了這頭姻事，悶悶不樂。想道：「不知珠川怎生見了何郎，便要璧還聘物？又不知何郎怎生見了珠川，便欣然情願退婚？」心中疑惑，隨即收拾行囊，回家面詢隨員外去了。

且說那個何自新，自被瑤姿小姐難倒，沒興娶妾續弦，竟到臨安打點會場關節。他的舉人原是賁緣來的，今會試怕筆下來不得，既買字眼，又買題目，要預先央人做下文字，以便入場抄寫，卻急切少個代筆的。也是合當的事，恰好尋著了宗坦。原來宗坦自前番請嗣薪在家時抄襲得他所選的許多刻文，後竟說做自己選的，另行發刻，封面上大書「宗山明先生評選」，又料得本處沒人相信，托人向遠處發賣。為此，遠方之人在半錯認他是有意思的。他又專一打聽遠方遊客，到來便去鑽刺，故得與何自新相知。

那年會場知貢舉的是同平章事趙鼎，其副是中書侍郎湯思退。那湯思退為人貪污，暗使人在外賄賣科場題目。何自新買了這個關節，議價五千兩，就是宗坦居間說合。立議之日，湯府要先取現銀，何自新不肯。宗坦奉承湯府，一力擔當，勸何自新將現銀盡數付與。何自新付足了銀，討得題止字眼，便教宗坦打點文字。宗坦抄些刻文，胡亂湊集了當。何自新不管好歹，記誦熟了。到進場時，渾在裡邊。湯思退闔中閱卷，尋著何自新卷子，勉強批「好取」，放中式卷內。卻被趙鼎一筆塗抹倒了。湯思退懷恨，也把趙鼎取中的第一名卷子亂筆塗壞。趙公大怒，到放榜後拆開落卷查看，那被湯思退塗壞的，卻是福建閩縣舉人何嗣薪。趙公素聞嗣薪是個少年才子，今無端被屈，□分懷恨。便上一疏道：「同官懷私挾恨，擯棄真才事……」聖旨批道：「主考設立正副，本欲公同較閱。據奏福建閩縣舉人何嗣薪雖有文名，必須彼此共賞，方堪中式，趙鼎不必爭論，致失和衷之雅。」趙公見了這旨意，一發悶悶。乃令人邀請嗣薪到來相會，用好言撫慰，將銀三百兩送與作讀書之費。嗣薪拜謝辭歸，趙公又親自送到舟中，珍重而別。

且說那個何自新，因關節不靈，甚是煩惱。拉著宗坦到湯府索取原銀，卻被門役屢次攔阻。宗坦情知這銀子有些難討，遂托個事故躲開去了。再尋他時，只推不在家。何自新無奈，只得自往湯府取索。走了幾次，竟沒人出來應承。何自新發極起來，在門首亂嚷道：「既不中我進士，如何賴我銀子？」門役喝道：「我老爺那裡收你什麼銀子？你自被撞太歲的哄了麼，卻來這裡放屁！」正鬧間，門裡走出幾個家人，大喝道：「什麼人敢在我在爺門首放刁！」何自新道：「倒說我放刁！你主人賄賣科場關節，誑騙人的銀子，當得何罪？你家現有議單在我處，若不還我原銀，我就到官府首告去。」眾家人罵道：「好光棍！憑你去首告，便到御前背本，我老爺也不怕你！」何自新再要說時，裡面趕出一群短衣尖帽的軍卒，持棍亂打，何自新立腳不住，一逕往前跑奔。奔不上一二里，聽得路旁人道：「御駕經過，閒人迴避！」何自新抬頭看時，早見旗旌招颺，繡蓋飄揚，御駕來了。原來那日駕幸河澗宮進香，儀仗無金，朝臣都不曾侍駕。當下何自新正恨著氣，恰遇駕到，便閃在一邊，等駕將近，伏地大喊：「福建閩清縣舉人何自新有科場冤事控告！」天子在鑾輿上聽了，只道說是福建閩縣舉人何嗣薪，便傳諭道：「何嗣薪已有旨了，又復攔駕稱冤。好生可惡！著革去舉人，拿赴朝門外，打二□棍，發回原籍。」何自新有屈無伸，被校尉押至朝門，受責了二□。

湯思退聞知，曉得朝廷認錯了。恐怕何自新說出真情，立刻使人遞解他起身。正是：

御棍打了何自新，舉人退了何嗣薪。

不是文章偏變幻，世事稀奇真駭聞。

卻說趙鼎在朝房中聞了這事，吃驚道：「何嗣薪已別我而去，如何又在這裡弄出事來？」連忙使人探聽，方知是閩清縣何自新為湯府賴銀事來叫冤的。趙公便令將何自新留下，具疏題明此係閩清縣何自新，非閩縣何嗣薪，乞敕部明審。朝廷准奏，著刑部會同禮部勘問。刑部奉旨將何自新監禁候審。

湯思退著了急，令人密喚原居間人宗坦到府中計議。宗坦自念議單上有名，恐連累他，便獻一計道：「如今莫若買囑何自新，教他竟推在閩縣何嗣薪身上，只說名字相類，央他來代告御狀的。如此便好脫卸在。」湯思退大喜。隨令家人同著宗坦，私到刑部獄中，把這話對何自新說了。許他：「事平之後，還你銀子，又不礙你前程。」宗坦又私囑道：「你若說出賄買進士，也要問個大罪，不如脫卸在何嗣薪身上為妙。」正是：

冒文冒名，厥罪猶薄。

欺師背師，窮凶極惡。

何自新聽了宗坦言語，到刑部會審時，便依著他所教，竟說是閩縣何嗣薪指使。刑部錄了口詞，奏聞朝廷，奉旨著拿閩縣何嗣薪赴部質對。刑部正欲差人到彼提拿，恰好嗣薪在路上接得趙公手書，聞知此事，復轉臨安，具揭向禮部訴辨。禮部移送刑部，即日會審。兩人對質之下，一個一口咬定，一個再三折辨，彼此爭執了一回。問官一時斷決不得，且教都把來收監，另日再審。嗣薪到獄中對何自新說道：「我與兄素昧平生，初無仇隙。何故劈空誣陷，定是被人哄了。兄必自有冤憤欲申，只因名字相類，朝廷誤認是我，故致責革。兄若說出自己心事，或不至如此，也未可知。」何自新被他道著了，只得把實情一一說明。嗣薪道：「兄差矣，賁緣被騙，罪不至死。若代告御狀，攔駕叫喊，須要問個死罪。湯思退希圖卸禍，卻把兄的性命為兒戲。」何自新聽說，方才

省悟，謝道：「小弟多有得罪，今後只從實供招罷了。」過了一日，第三番會審。何自新招出湯思退賄賣關節，誣去銀子，反又授旨誣陷他人，都有宗坦為證，並將原議單呈上。問官看了，立拿宗坦並湯府家人到來，每人一夾棍，各各招認。勘問明白，具疏奏聞。有旨：湯思退革了職，謫戍邊方，贓銀入官。何自新革去舉人，杖六□，發原籍為民。宗坦及湯家從人各杖一百，流三千里。何嗣薪無罪，准復舉人。禮、刑二部奉旨斷決畢，次日又傳出一道旨意：將會場中式試卷並落卷俱付禮部，會齊本部各官公同復閱，重定去取。於是禮部將湯思退取中的大半都復落，復於落卷中取中多人，拔何嗣薪為第一。天子親自殿試，嗣薪狀元及第。正是：

但有磨勘舉人，不聞再中落卷。

朝廷破格翻新，文運立時救轉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郝少伯回到富陽，細問隨員外，方知錯認何郎是何自新，□分悵恨。乃將何郎才貌細說了一遍，又將他詩文付與瑤姿觀看。瑤姿甚是歎賞，珠川悔之無及。後聞嗣薪中了狀元，珠川欲求郝公再往作伐，重聯此姻。郝公道：「你當時既教我選了他聘物，我今有何面目再對他說。」珠川笑道：「算來當初老舅也有些不是。」郝公道：「如何倒是我不是？」珠川道：「尊翰但云何郎，並未說出名字，故致有誤。」

今還求大力始終玉成。」郝公被他央懇不過，沉吟道：「我自無顏見他，除非央他座師趙公轉對他說。幸喜趙公是我同年，待我去與他商議。」珠川大喜。

郝公即日赴臨安，具柬往拜趙公，說知其事。趙公允諾。

次日，便去請嗣薪來，告以郝公所言，並說與前番隨員外誤認何自新，以致姻事聯而忽解的緣故。嗣薪道：「翁擇婿，婿亦擇女。門生訪得隨家小姐有名無實，恐他的詩詞不是自做的。若欲重聯此姻，必待門生面試此女一番，方可准信。」說罷，起身作別而去。

趙公即日答拜郝公，述嗣薪之意。郝公道：「舍甥女文才千真萬真，如何疑他是假。真才原不怕面試，但女孩兒家怎肯聽郎君面試？」趙公道：「這不難。年翁與我既係通家，我有別業在西湖，年翁可接取令甥女來，只以西湖遊玩為名，暫寓別業。竟等老夫面試何如？」郝公道：「容與家姊丈商議奉復。」便連夜回到富陽，把這話與珠川說知。珠川道：「只怕女兒不肯。」遂教綠鬟將此言述與小姐，看他主意如何。綠鬟去不多時，來回覆道：「小姐說，既非偽才，何愁面試。但去不妨。」珠川聽說大喜，遂與郝公買舟送瑤姿到臨安。

郝公先引珠川與趙公相見了。趙公請郝公與珠川同著瑤姿在西湖別業住下。次日即治酒於別業前堂，邀何嗣薪到來，指與珠川道：「門下今日可仔細認著這個何郎。」珠川見嗣薪丰姿俊秀，器宇軒昂，與前番所見的何自新不啻霄壤，心甚愛慕。郝公問嗣薪道：「前日殿元云曾會過家姊丈，及問家姊丈說，從未識荆，卻是為何？」嗣薪道：「當時原不曾趨謁，只在門首望見顏色耳。」趙公對郝公道：「令甥女高才，若止是老夫面試，還恐殿元不信。今老夫已設一紗櫥於後堂之西，可請令甥女坐於其中，殿元卻坐於東邊，年翁與老夫並令姊丈居中而坐。老夫做個監場，殿元做個房考，此法何如？」郝公與珠川俱拱手道：「悉依尊命。」

當下趙公先請三人入席飲酒。酒過數巡，便邀入後堂。只見後堂已排設停當，碧紗櫥中安放香幾筆硯，瑤姿小姐已在櫥中坐著，侍兒綠鬟侍立櫥外伺候。趙公與三人各依次坐定。

嗣薪偷眼遙望紗櫥中，見瑤姿丰神綽約，翩翩可愛，與前園中所見大不相同，心裡又喜又疑。趙公道：「若是老夫出題，恐殿元疑是預先打點。可就請殿元出題。」便教把文房四寶送到嗣薪面前。嗣薪取過筆來，向趙公道：「承老師之命，門生斗膽了。即以紗櫥美人為題，門生先自詠一首，求小姐和之。」

說罷，便寫道：

綺羅春倩碧紗籠，彩袖搖搖問杏紅。

疑是嫦娥羞露面，輕煙圍繞廣寒宮。

寫畢，送與郝公。郝公且不展看，即付侍兒綠鬟送入紗櫥內。

瑤姿看了，提起筆來，不假思索，立和一首道：

碧紗權倩作簾籠，未許人窺彩袖紅。

不是裴航來搗藥，仙娃肯降蕊珠宮？

和畢，傳付綠鬟，送到嗣薪桌上。嗣薪見他字畫柔妍，詩詞清麗，點頭贊賞道：「小姐恁般酬和得快，待我再詠一首，更求小姐一和。」便取花箋，再題一絕。付與綠鬟，送入紗櫥內。

瑤姿展開看時，上寫道：

前望巫山煙霧籠，仙裙未認石榴紅。

今朝得奏《霓裳曲》，彷彿三郎夢月宮。

瑤姿看了，見詩中有稱贊他和詩之意，微微冷笑，即援筆再和道：

自愛輕雲把月籠，隔紗深護一枝紅。

聊隨彩筆追唐律，豈學新妝鬥漢宮。

寫畢，綠鬟依先傳送到嗣薪面前。嗣薪看了，大贊道：「兩番酬和，具見捷才。但我欲再詠一首索和，取三場考試之意。未識小姐肯俯從否？」說罷，又題一絕道：

碧紗爭似絳幃籠，花影宜分燭影紅。

此日雲英相見後，裴航願得托瑤宮。

書訖，仍付綠鬟送入紗櫥。瑤姿見這詩中，明明說出洞房花燭，願諧秦晉之意。卻怪他從前故意作難，強求面試，便就花箋後和詩一首道：

珠玉今為翠幕籠，休誇□里杏花紅。

春闈若許裙釵入，肯讓仙郎占月宮？

瑤姿和過第三首詩，更不令侍兒傳送，便放筆起身，喚著綠鬟，從紗櫥後冉冉的步入內廂去了。郝公便起身走入紗櫥，取出那幅花箋來。趙公笑道：「三場試卷，可許老監場一看否？」

郝公將詩箋展放桌上，與趙公從頭看起，趙公嘖嘖稱贊不止。

嗣薪看到第三首，避席向郝公稱謝道：「小姐才思敏妙如此，若使應試春闈，晚生自當讓一頭地。」趙公笑道：「朝廷如作女開科，小姐當作女狀元。老夫今日監臨考試，又收了一個第一門生，可謂男女雙學士，夫妻兩狀元矣。」郝公大笑。珠川亦滿心歡喜。趙公便令嗣薪再把雙魚珮送與郝公。郝公亦教珠川再用金鳳釵回送嗣薪。趙公復邀三人到前堂飲酒，盡歡而散。

次日，嗣薪即上疏告假完婚。珠川謝了趙公，仍與郝公領女兒回家，擇定吉期，入贅嗣薪。嗣薪將行，只見靈隱寺僧官雲閒前來作賀，捧著個金箋軸子，求嗣薪將前日賀他的詩寫在上邊，落正了款，嗣薪隨即揮就，後書「狀元何嗣薪題贈」，僧官歡喜拜謝而去。嗣薪即到富陽，入贅隨家，與瑤姿小姐成其夫婦。

畢姻過了三朝，恰好郝家的嬌枝小姐遣青衣小婢送賀禮至。嗣薪見了，認得是前番園中所見的小婢。便問瑤姿道：

「此婢何來？」瑤姿道：「這是郝家表妹的侍兒。」嗣薪因把前日園中窺覷，遇著此婢隨著個小姐在那裡閒耍，因而錯認是瑤姿的話說了一遍。瑤姿道：「郎君錯認表妹是我了。」那小婢聽罷，笑起來道：「我說何老爺有些面熟，原來就是前日園裡見的這

個人。」嗣薪指著小婢笑道：「你前日如何哄我。」小婢道：「我不曾哄甚麼。」嗣薪道：「我那日問你說，你家小姐可喚做瑤姿？你說『正是瑤姿小姐』。」小婢道：「我只道說可是喚嬌枝，我應道『正是嬌枝小姐』。」嗣薪點頭笑道：「聲音相混，正如我與何自新一般。今日方才省悟。」正是：

當時混著鱧和鯉，此日方明李與桃。

嗣薪假滿之後，攜了家眷，還朝候選。初授館職，不上數年，直做到禮部尚書。瑤姿誥封夫人。夫妻偕老。生二子，俱貴顯。郝公與珠川亦皆臻上壽。此是後話。

看官聽說，天下才人與天下才女作合如此之難，一番受釵，又一番回釵，一番還珮，又一番納珮。小姐並非勢利狀元，狀元亦並不是曲從座主，各各以文見賞，以才契合。此一段風流佳話，真可垂之不朽。